

郭小东 著

非常迷离

《非常迷离》第二二部

花城出版社

郭小东 著

花城出版社

非常迷离

《非常迷离》第二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非常迷惑

郭小东著

-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3.8

ISBN 7-5360-4094-6

I . 非 ...

II . 郭 ...

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1613 号

策划编辑: 田瑛 责任编辑: 黄玉雯

技术编辑: 赵琪 封面设计: 布尔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

(广东省南海桂城叠南)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1.875 2 插页

字 数 260,000 字

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0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094-6 /I·3306

定 价 2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多谢命运的眷顾
我不知道我是谁
是天使还是魔鬼
是英雄还是无赖
如果你以人类的名义
把我毁灭
我只会无奈地叩谢命运
对我的眷顾



郭小东

生于兔年兔月兔日兔时。

那天一定有雨，老屋没有阳光和风。虽然是三月桃花汛，但我的生命状态永远在秋天，在枫叶黄了的时候，有许多霜寒和秋收。

作家、评论家、教授，其著作曾多次获奖。

主要著作有专著《中国当代知青文学》、《诸神的合唱》、《逐出伊甸园的夏娃》、《知青人信札》、《文学的锣鼓》、《转型期文学风度》；

中篇小说集《雨天的曼陀罗》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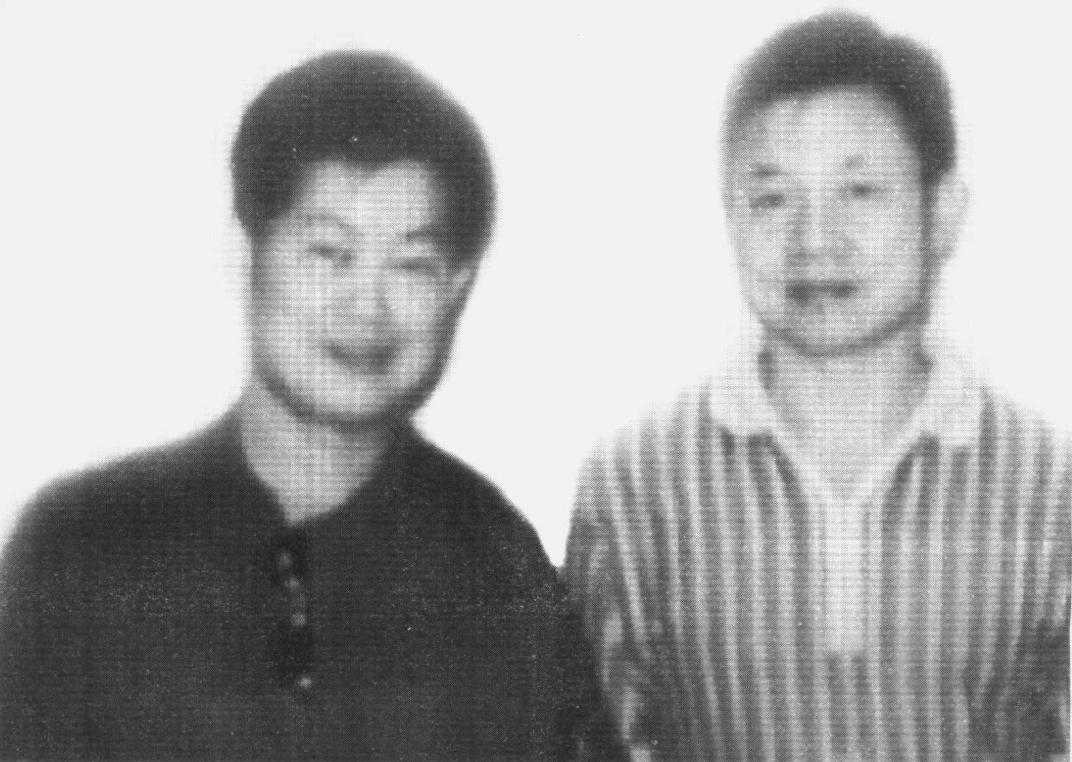
散文集《南方的忧郁》；

长篇小说《中国知青部落》三部曲：《1979：知青大逃亡》、《青年流放者》、《暗夜舞蹈》，
《非常迷离》三部曲：《非常迷离》、《非常迷惑》、《非常迷乱》（待出）。

序一：

郭小东
坚实而又炫目

邹镇



认识郭小东本来应当是在 1986 年。那年，《百花洲》杂志在庐山举办笔会，郭小东原定上山，临时却因故未能成行。我们感到很遗憾，当时，广东文学界都认为郭小东是广东最具潜质的青年作家。

果然，郭小东推出了《中国知青部落》三部曲，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小说界的地位。

后来，我调入广州，到了羊城晚报，我们接触便多了起来。他参加了我们举办的好几个征文活动，我们也成了很好的朋友。

郭小东平时一件 T 恤衫（或夹克衫），一条褪色的牛仔裤，显得特别的青春、潇洒、帅气。

当然，这身衣服，作为一个“牛仔”是够精神，可作为一个大教授，站在大学讲台上，是不是有点“另类”？特别是现在，他又染了头发——注意，不是染黑，染黑是掩饰年龄的一种方式而已，他是染成棕色，够可以了吧。郭小东渊博的学识，洋溢的才情，对于学生，实在是一种享受，加上这样的姿态，是不是更有一种特别的魅力？

郭小东不但心理年轻，而且有非凡的精力。和郭小东做朋友，精力不济就要被他活活拖死。和郭小东一块出差或旅游，你可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。晚上，他和你神聊，一聊就是两三点。当你哈欠连天的时候，他却提议出去吃夜宵，喝啤酒，你只好拖着两条疲惫的腿陪他上街。这一坐至少也是四五点。到八九点钟，你还在睡梦中沉迷，有人拼命敲你的房门。你嘟囔着打开门，郭小东精神抖擞地站在你面前：“伙计，该上路了。”你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好半闭着眼，爬上车去。

郭小东精力过人更表现在他的创作过程。有段时间，郭小

东没有露面，打电话问他，他说在家写长篇。也不过个把月时间，他又到处跑跑。问他，他说长篇写完了。

郭小东写作不用电脑，他说用电脑写东西妨碍大脑思维。他用手写，文思泉涌，手又跟不上大脑思维的速度。郭小东一天写十几个小时，只睡几个小时，就这样连轴转上一个月，长篇就写完了。这让人想到巴尔扎克。巴尔扎克躲在地下室不出门。一个月后，他手里举着《高老头》手稿从地下室钻出来，兴冲冲地喊着：“我又写了一个长篇。”

郭小东就是这种才气横溢的作家。

《中国知青部落》以后，郭小东有过一段时间的休整，接着又开始喷发。《非常迷离》刚刚出版，《非常迷惑》又已杀到。这就是郭小东的当代都市系列。

这组小说的题目就非常扎眼，又是迷离，又是迷惑，再用“非常”去强化，感情色彩十分浓厚。小东在这里要描写的不再是知青这么一个社会群体，而是整个都市。

两部“非常”小说所要描写的，用一句时髦的话来概括，那就是：当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过渡，艰难的价值重构，给都市带来的巨大的阵痛和震荡。

在两部小说中，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，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物面孔，匪夷所思的离奇事件，经过艺术的包装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。崇高与卑鄙，天真与邪恶，清纯与滥情，质朴与奢华，如同孪生子一般，纠缠在一块。

中国的改革太复杂了，千百年来深深的文化积淀，浸透我们民族的基因。我们不可能设想用外科手术的方式，一刀把身上坏死的部分切除。消灭旧事物往往是通过腐烂的方式，让它从肌体上一点一点地烂掉，然后再剥落。而腐烂过程中，便不可避免地要长出波特莱尔式的“恶之花”。

作为社会的良知和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，郭小东将他的全部同情倾注在因改革而陷入困顿的弱势群体。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，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，总会有不择手段者，变成新的既得利益者，而也会有人沉入社会的底层。

作者对那种以不正当手段窃居高位者，心存一种本能的鄙视。“非常”系列，两位最主要的人物都是这种令人憎恶的“伪君子”。

林九江，是有三百万人口的广南市市长。他在白天，总是穿着整齐，一分不误，来到办公室办公。无论大小会议，迎往送来，他都圆通老练，滴水不漏。他沉浮宦海数十年，早把官场的一套历练得炉火纯青。就是这么一个衣冠楚楚、冠冕堂皇的大人物，一到晚上，在夜幕的掩盖下，却露出他腐烂的另一面。他要么在五星级宾馆的总统套间，要么在温泉的浴缸里，身边总有二八佳丽为他提供性服务。他对市电视台的女主持人尤欣，害单相思三十多年，如果他把这种情感深埋心底，倒也有几分可敬可爱之处。可这位外表一脸正气的谦谦君子，却千方百计，要利用他市长的权势，把尤欣弄到手。一再挫败之后，他竟然设计把尤欣灌醉，让人把她抬到总统套间进行猥亵，其内心之卑劣，可见一斑。

林九江的姐姐林二妹，更是一只黑夜中的吸血蝙蝠。她整天把家里的所有窗户用厚厚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，不透一丝光亮。她借弟弟的权势搜刮钱财千百万之巨，却舍不得多花一分钱，平时买菜，专拣菜市场收档后的剩菜买。为不留犯罪恶痕迹，她雇用杀手将知情者杀死，眉头都不皱一下。她对弟弟有一种疯狂的依恋，这种畸形的情感最后发展成乱伦，真是禽兽不如。林二妹让人想起《蝴蝶梦》中的那个女管家，阴鸷而恐怖。但她也有令人赞叹之处。当刑警和黑社会从两个方面向他

们逼来时，她没有丝毫的恐惧和犹豫，与林九江双双服毒自杀。

《非常迷惑》中的刘兴桐，他的头上有耀眼的光环。他是正中大学的校长，他的扛鼎之作《中国近代文学史稿》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。然而，可悲可叹的是，他这部扛鼎之作竟然是窃取文革中含冤而死的一对学者夫妇的遗作。除此之外，他连一篇像样的文章也没有写过。这又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。

刘兴桐利用手中的权力控制学术刊物，压制优秀的同行。有人也怀疑他的学术成果，却迫于他的地位，也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奈何他不得。

最后一剑封喉制服他的是他的太太李可凡。刘兴桐在外情人一大串，李可凡忍着。当她发现刘兴桐赖于幸居高位的学术著作也是窃取来的之后，她再也不能忍受他的卑鄙无耻，愤然弃家出走。并带走了《中国近代文学史稿》的手稿。刘兴桐在气急败坏中神志恍惚，丧生于火车轮下。

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林九江和刘兴桐都是出身卑微贫困的农家子弟。在社会急剧变革中，他们依靠卑鄙的手段或机缘，爬上了高位。他们猥琐的内心与显赫的地位、无限膨胀的欲望和传统的道德规范产生了激烈的碰撞，最后给他们带来了彻底的毁灭。

在雨后林子里的腐草中，会长出不同种类的毒菇。除了上面所述腐败的高官，还有黑暗中的城市杀手——黑社会。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膨胀，都市人口密度和流动量成十倍百倍地增加。各种罪恶都在加速繁衍。

《非常迷惑》中，鱼王昌老板黄耀昌以香港黑社会为靠山，伙同房地产老板佟希仁、军师张博士，收购一座烂尾楼，

装修后以高价卖给本地的报业集团，以谋取暴利。他们的手段无非是拖几个关键部门的头头下水，逼他们就范。林九江就“有幸”被他们选中。他们是高智商犯罪集团，杀人绑架只是他们的辅助手段。

《非常迷惑》中的黑社会犯罪团伙似乎更有特点。黑社会的大姐大“老枪”出身部队。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受伤，成了荣誉军人。立功受奖，这在过去一个时期，是她值得炫耀的资本，只是时过境迁，她头上那道光环日见暗淡，已经当不得饭吃。当金钱成了社会行为基本驱动力后，她不甘沉落到社会的底层，竟铤而走险，干起贩卖毒品，随时准备掉脑袋的勾当。提到“老枪”就不能不提到“老四川”。他也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受伤瘫痪。但他没有走“老枪”那条不归之路，他的结局更令人叹息。为了供儿子上大学，他竟躺在广州的街头乞讨，儿子却不领他的情，嫌他太下贱，乞讨来的钱也太少。儿子的鄙视使他失去了最后的生存之念，于是他自杀身亡。“老四川”和“老枪”的命运对读者有一种灵魂的震撼力。

这两部小说如果只是写了黑暗中的动物，那么，我以为，那充其量也不过是时下挺走红的反腐反贪小说而已。这显然不是作者的意图。在官场衙门黑社会之外，小说拉开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画面。

《非常迷离》中的业余“女子合唱团”，还有《非常迷惑》中的白云山郊外合唱团，聚集着一大群各种各样的歌唱爱好者。前者窝在一幢烂尾楼的地下停车场，她们没有经费，不为盈利，纯粹是业余爱好；后者更是简单，完全是自发的聚集在白云山的一片草坡上，唱陈年的老歌，抒发内心的情感。

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，出现这样完全不为名不为利，仅为陶冶性情、宣泄情感的团体，让人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。在

世事纷扰中，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，一些落败失意者，无所适从者，洁身自好者，卓立特行者，他们远离尘嚣，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，非功利的合唱团，正是他们希求的精神避难所。

电视台的女主持尤欣，丈夫因公殉职，儿子受强刺激成了植物人，她只有通过操持这个合唱团来排解心中的郁闷。林布丈夫出外探险，自己要照顾四个老人加小孩，为了葆有纯真的生活信念，她走进了合唱团。李可凡回家面对的是一个虚伪到极点的丈夫，走出家门又无依无傍，于是，她到白云山上来唱歌。更有一个下岗女工，家庭生活不堪重负，却时常上白云山唱歌。她们也许想逃避什么，但她们又不仅仅是逃避。合唱团是她们的伊甸园，或是挪亚方舟。

“非常”系列还有几个特别扎眼的人物，那就是当下读物上使用频率很高的词“另类”。在一个规范而稳定的传统社会中，另类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。当传统的价值受到质疑乃至批判挑战时，“另类”就凸现了。

《非常迷离》中的乔林，外国文学研究生毕业，不好好做自己的本职工作，也不照顾自己的一家老小，却常年在外搞什么探险。他不惧贫寒，不畏艰险，长年衣衫褴褛，行进在荒野险山，最后，死在去西藏古格王朝遗址的路上。年轻的中学教师袁小立，自己连男朋友也没有，还是个处女，却整天说要“色”了这个，“色”了那个。当她第一次见到乔林时，就不管乔林是自己朋友林布的丈夫，当面对林布说，乔林就是今生今世，值得她用生命去追求的男人。紧接着，袁小立飞到青海，追上乔林，与乔林餐风露宿一起上阿里，最后把命搭上也决不后悔。

《非常迷惑》中的中文系副教授杜林，一身长衫，不修边幅，落落寡合，离群索居。他连自己一日三餐也照顾不好，所

以，他没有想过要结婚，要成家。但他对自己的专业视为神圣，工作起来玩命一样。

还有外语系教师苏叶，典型的玩世不恭，她的业余爱好就是泡吧，只要遇到自己心仪的男人，就准备随时和他到宾馆开房上床。她把淑女李可凡拖出幽闭，带进一夜情酒吧，教唆她去“勾搭男人”。

这些社会的另类，他们既不肯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，也未必认同“主流文化”。他们更愿意独树一帜，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、生活方式、情感方式。

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，生活模式是划一的。在大一统的思想统治下，社会生活被引导到统治者所倡导的理想模式上来。而现代社会的价值是多元的，生活方式也是多元的。“另类”是主流的反拨，需要的是社会的宽容。今天的“另类”未必不是明天的时尚。

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中国的传统，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是对人性的压抑。所以中国容易产生伪君子，容易迫使人们作假，形成双重人格。而“另类”，恰恰相反，他们更多的表现为表里一致，习惯于做玻璃人，将内心的一切欲望袒露无遗，没有丝毫的矫情和虚伪。

在这两部小说中，作者虽然勾画出当今社会种种的怪异的现象，也由此产生种种的“迷离”和“迷惑”，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对现实和未来缺乏信心和信念。在审视这两部作品时，我们须特别关注一个人物，那就是远洋轮船东江一号的船长一戈。东江一号在珠江口不幸触礁沉没，船长一戈拒绝离船，最后与船一块沉入江底。

一戈在作品中基本上只是一个符号和象征，但千万不要低估了这个人物形象在整个作品中的意义。一戈是作者理性主

义、英雄主义在作品中的化身。一戈所代表的也是人文主义的终极价值和终极关怀。不管社会如何变迁，但理想主义的光芒永远不会消失。一戈就像高尔基笔下的丹柯，在困顿中，他掏出自己的心变成高举的火把，烛照前行的道路，带领人们走出“迷离”，走出“迷惑”。

从《中国知青部落》三部曲，到“合唱团”三部曲之《非常迷离》、《非常迷惑》，郭小东已经出版的5部长篇小说，呈现一种冲决地域文化限制的开放的南方文化精神，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和他丰饶的文学评论成果一起，构成了新时期广东文学的重要收获。作为教授、作家和评论家，他的文学才情坚实而又炫目。我们期待着他的第6部长篇《非常迷乱》早日出版。

序二：

郭小东

从迷离到迷惑

雷锋

井



我和郭小东

我和郭小东有特殊的缘分：同乡、同代、同行，并且有许多时候同在，还有朋友溢美我和他为“潮籍三才子”之二。我的《中国铁路协奏曲》他第一个为我写评论，我为他《非常迷离》题写封面……不过多半是文缘。

我和郭小东也有许多不同：他的生日好，兔年兔月兔日兔时生，相学上属于“奇格”；我是虎年龙月猴日蛇时生，相学上属于“杂格”。因此，他的人生道路比我顺利许多：文革中上大学；学界恢复评职称之后，他是当时国内高校系列中文专业最年轻的破格晋升的副教授；当许多同龄人还在苦读学位时，他已经是正教授了。获了许多的奖。先是以文学批评闻名国内学界，后来又以长篇小说《中国知青部落》三部曲进入小说界和影视界。前不久刚出版了“合唱团三部曲”第一部之《非常迷离》，作家田瑛在该书的序中说：“如果郭小东有一段时间神秘失踪，当他重现江湖时，就有一部新的小说诞生了。”果然，一些日子不见，郭小东便揣着厚厚一叠打印好的《非常迷惑》，邀我作序。他还预告，下一部大约就叫做《非常迷乱》。

因为熟悉，我来写序，便要插些郭小东的“料”来与读者共享了，也算是早就想写的“郭小东研究”的开篇之作罢。

郭小东的故事

郭小东，原籍潮阳铜盂，中等个，近视，戴一副宽边眼

镜，经常背一个看上去像是从伦敦旧货市场买来的很有来历的旧皮包，总是行色匆匆的样子。酒量很大，但有时也会喝醉。有一次晚间，他和陈剑晖去外面喝酒，回民族学院的家时穿过广州东郊公园（现在叫天河公园，十几年前，那里还很荒凉），陈剑晖骑自行车，郭小东坐在后面，后来两人醉倒在公园湖边，睡着了。半夜，被压在自行车下的陈剑晖先醒来，发觉小东倒在他身上睡得正酣。郭小东说，他外祖父弃笔从戎，在旧军队里历尽生死，对国运失望而解甲归田，因借酒浇愁，后来醉死在市场的猪肉案板下。这是一个曾经留美的国民党军官的最后归宿。

小东生于斯文之家，母亲是当地很有人望的中学教师。小东15岁便去了海南岛农场，当时他刚刚读完初中（他小我两岁，是最后一届“老三届”），但已经饱阅群书。在农场里，他是一堆年龄比他大的知青中的“智多星”。农场生活艰苦，有时候偶尔会去附近“借”老百姓的狗或鸡来填充辘辘饥肠，也因此会集合起来打群架。大凡在这样的时候，年龄最小的郭小东，是在人群中运筹帷幄的“智多星吴用”。

农场有许多女知青，男女知青之间，即便在思想最纯洁的年代，也还有些故事发生。小东因为年纪小，所以据说没有故事。我从他嘴里听到的，只有一个极悲惨的故事：23个女知青，被派到一个孤立的小山包上养猪，那年夏天，忽然山洪暴发，洪水造成一片泽国，小山包成了水中孤岛。那年代，讲的是“献身”，“人在猪在”，“誓与猪共存亡”。大水淹没了小山包，23个女知青被汹涌的洪水冲走，后来捞到的是她们的尸体，23个花样年华的女兵，死时是抱在一起的。此事给郭小东的刺激很大，他多次讲起，并将之写成长篇小说《青年流放者》。当然，也有令人感动的故事。一次，小东发高烧住